

第一章 夜裡的敵人

阿基

1

我這一生只說過兩次謊。兩次都和愛有關。一次是愛的開始，一次是愛的結束。我不是故意的。第一次說謊時，我沒想到會有第二次。那時我只想著擺脫當下的窘境，沒意識到隨之而來的痛苦、悲傷、孤獨、懊悔、絕望，傷害了她，和她，也傷害了我自己。謊言是一把盲目又鋒利的短刀。你以為揮出去了，刺向的卻是自己的肋骨。我不是在裝委屈，也不是要找藉口替自己開脫。高尚的人或許有高尚的做法。但我不是聖人。人被情況逼急了，怎麼可能不反射性地舉起手邊的東西，一顆石頭，一把散沙，甚至是一張破掉的網子都好，來保護自己？說謊是不好的，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輕易原諒，卻是那個時刻慌張的我，唯一能做的選擇。

一切都是從那通電話開始。那通再普通不過，卻將我拖進另一條人生岔路的電話，只是我對即將發生的一切尚未知曉。深灰色的星期一下午，日光開始傾斜時，每個人都在座位上昏昏欲睡。有人答答敲打著鍵盤，有人緩慢地翻動書頁。我手指夾著紅筆，一邊滾動滑鼠滾輪，一邊漫無目的地瀏覽臉書連出去的網頁。依照上禮拜留下來的的工作進度，我應該要做下個月即將出版的新書《夜裡的敵人》的校對。但我才看三行就渙散了。我關掉讓人分心的廉價機票折扣戰新聞，視線回到書稿上，想著晚餐，想著七點半會經過租屋處的垃圾車。這時我桌上那架接聽前得先按 0 的老式電話突然響了。同事紛紛抬頭往我這邊看。我放下紅筆，匆匆接起電話。還沒開口，一道輕柔的聲音便從話筒另一端傳了過來。

「阿基，」電話那頭輕笑了一聲，「我是莉卡。你在忙嗎？」

「不會，還好。」我閉上眼睛，在腦海裡回想了一下莉卡的臉。她是個剛起步、還沒什麼名氣的新人，去年才在我手上出版了第一本不好不壞的小說。我們很少通電話和見面，我必須費一點力氣才能想起她的樣子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不知道你幾點下班，怕寄信你會來不及看到。明天的會面，我們改約在圖書館附近新開的牧木屋咖啡店好嗎？牧木屋，牧草的牧，第二個是木頭的木。」

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。幾個禮拜前為了她第二本書的構想，我們曾在電子信件上約好要碰面討論。我幾乎忘了這件事。我抽出壓在層層書稿底下的記事本，

確認明天的工作安排。沒有設計者要提交封面，不用回美編排版，都是不需要在辦公室處理的事。

「可以的，沒問題，我知道那間店。」我在記事本上寫下新的地點，隨口問她：「怎麼突然想約在外面？」

「其實我不怎麼喜歡辦公室的氣氛，總覺得一踏進門就好像被掐住脖子一樣。」莉卡停了一下，接著吞吞吐吐地說：「還有，我們從下午兩點提早到早上十一點好嗎？我想減肥，不想太晚吃甜的。」

我再次在心裡喚起莉卡的身影，卻怎麼也沒辦法將她的形象和減肥連在一起。我記得她四肢瘦瘦的，手指特別修長。去年新書發表會的時候，我還拍了她簽書時手部的特寫照片。她的手像一隻靈巧的小鳥，在書頁上輕輕啄動。那是一雙纖細的人才會擁有的手。

「你不胖啊。」我說。

「我胖，胖死了。最近坐著肚子都會一層一層疊起來，像極了米其林輪胎那個人形。」

我腦中浮起路上看過的修車廠招牌，那個總是舉起右手的白色團狀人偶，不禁笑出聲。「米其林，這畫面太衝擊了。」

「你幾歲？三十了嗎？」她問。

「嗯，差不多。」

「差不多是多少？三十一？二十九？」

「去年剛滿三十。」

「那你很快就會知道了，」莉卡嘆了一口氣，「人過了三十歲，站著像肯德基，坐下來變成米其林。時間是不曾擁有過童年的殘酷殺手。到了明天，噢，不對，今天晚上就開始了。今天晚上，我們又將提早一個小時更快變老。」

「站著像肯德基，坐著變米其林，」我滿腦子都是他們挺著渾圓肚子，笑容滿面的模樣，「這樣想像起來，三十歲實在太危險了。」

我們不知不覺開始聊了起來。大部分是莉卡說，我偶爾回答，然後被她莫名其妙的言詞逗得哈哈大笑。我最記得她說吃龍眼可以補眼睛，因為龍眼就是龍的眼睛；還有在她們鄉下老家騎車不用戴安全帽，即使警察把你攔下，只要確認你

有擦口紅就可以放行。辦公室裡迴盪著我偶爾爆出的笑聲，我突然意識到其他同事似乎默默在聽我說話。一旦察覺到這件事，我的脖子就開始變得僵硬，越來越不敢開口，只能壓低喉嚨含糊附和。莉卡也發現了我的態度漸趨冷淡，她有點失望地問：「跟我講電話很無聊嗎？」

不，一點也不。我從來不知道原來莉卡講話這麼有趣。出書那時她太緊張了，還不敢展露自己幽默的那一面，我也好久沒有和作者如此放鬆愉快地聊天。大部分的作者總愛擺架子，或是自顧自地吹捧自己，不然就是等著別人盛讚他們根本不存在的才氣。但我一時之間找不到適當的回答，能表達我的開心、機智，又不會讓同事暗中嘲笑。在我好不容易終於想出準確又不至於落人笑話的回答時，莉卡像是要化解尷尬似的笑了一聲。

「我好像打擾你太久了，你還要忙吧？明天早上十一點，我們牧木屋見囉。」

我有點失落，「好，到時見。」我握著話筒，還不想放下。

「十一點，是新時的十一點喔。」莉卡最後又叮嚀了一句，電話才變成一記長長的嘟聲。

辦公室再度恢復讓人昏沉的安靜。我站起身，走向後方被盆栽圍繞的總編的座位。我和另一個行銷同事米猴私底下都說那裡是植物園，總編則是關在植物園裡吃素的獅子，只敢對無害的花草發威，沒膽到真正的草原朝著斑馬，或另一頭虎視眈眈的鬣狗吼一聲。看她和其他出版社總編開完會，從社長辦公室畏畏縮縮走出來就知道了。獅子總編見我走近，抬起頭拉掉一耳的耳機，細細碎碎的音樂聲像砂礫一樣滾落出來。

「我明天早上要外出，跟作者有約。」我向她報告。

「哪個作者？」

「莉卡。」我回答。獅子眯起眼，想不起這個名字對應的書和人。我對她說：「去年出《白象經過的村莊》那個新人。」

「喔。那一本，」她手指敲打著桌面，「賣得不太好。」

我苦笑了一聲。銷售量永遠是獅子衡量一本書有無價值，以及一個作者分量高低的唯一標準。她把目光移回到我身上。「你剛說約早上？我以為這些作家都是日夜顛倒的夜貓子。早上幾點？」

「十一點。」

「十一點？這時間很尷尬。你想怎麼做？十點先進公司打卡，還是直接跟她碰面？」獅子等著我的回答。從她的眼神，我看得出她希望我回答前面那一個選項。但她偏頭想了想說：「啊，明天，明天比較特別。你直接去吧，之後再用活動時數補回來。」

我點點頭，有點意外獅子竟然這麼輕易就放過我。她塞回耳機，繼續盯著螢幕上的業績表。我回到座位。旁邊的同事咳了一聲。偏斜的陽光幾乎要隱沒，室內只剩下綿長的陰影。我點亮桌上的檯燈，繼續校對漫長的《夜裡的敵人》。明天是十月一日，十一點才要碰面。我看了一眼攤在桌上的記事本，沒有多想什麼，拿出手機，把平常設定的九點起床鬧鐘關掉。然後隔天，事情就發生了。

2

奔跑進牧木屋時，我的心臟幾乎要跳了出來。店裡只有寥寥幾個客人，我很快就發現莉卡。她坐在窗邊，桌上有一杯咖啡和一片吃了一半的巧克力蛋糕。風從微開的窗戶縫隙吹進來。白色窗紗在她後方輕輕揚起一角。服務生上前招呼我。我指著窗邊的座位，告訴她我跟人有約。

「啊，那位小姐，」服務生尷尬地笑了笑，「她已經續好幾次咖啡了。」

莉卡聽見聲音，抬起頭往門邊看。一和我對上視線，她的表情又變得更加難看。她生氣了，任誰都看得出來。有個穿西裝、低頭想著自己事情的男人從她身邊經過，似乎也因為感受到憤怒的熱度而看了她一眼。我喘著氣朝她的方向走近。腦袋一片混亂。

「對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」我走到她面前，努力穩住自己激烈的呼吸。「我遲到了，害你等這麼久。」

我不敢告訴莉卡我睡晚了，甚至連我自己也還無法相信。按照平常的生理時鐘，我通常在九點前後就會自然醒來，等著鬧鐘鈴響把它按掉。天冷時頂多再賴個幾分鐘，就會放棄抵抗起床梳洗。我從來沒有遲到過，即使上班前提早半小時開會也是。但今天早上睜開眼睛，手機螢幕卻顯示十點。我嚇得跳起來。昨天晚上我沒怎麼熬夜，帶回家的書稿原封不動地放在袋子裡沒有拿出來。洗完澡後打了一場電動，喝一罐啤酒，沒多久就睡了。我完全想不出睡過頭的原因。咖啡店比辦公室遠了將近半小時的路程，我得轉兩次車才能到。等我終於抵達時，已經差不多中午了。

我又慎重地道了一次歉。莉卡深深吸一口氣，又深深吐出來。她沒有說話。我站在原地，不敢拉開椅子坐下。她的沉默像颱風前讓人窒息的低氣壓。突然她故作輕鬆地笑了一聲。

「還沒適應時差嗎？」

「時差？」

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。從昨天那通電話到現在，我一直都待在這裡，沒有出國。

「今天開始是新時，時區調整成快一個小時，」莉卡臉上依然帶著刻意裝出來的微笑，「你忘記了嗎？」

我愣在原地，後腦勺彷彿被誰用鐵鎚狠狠重擊。我忘了這件事。我忘了去年

為了調整時區這件事新聞吵得沸沸揚揚，我忘了打電動認識的工程師抱怨他們得修改多少程式，我忘了手機系統公司曾宣布會自動調快一小時，我忘了那個日子就是今天。時間好像魔術師的兔子，眨個眼就從帽子裡消失。仔細回想，其實昨天就出現過許多暗示。比如獅子沒像往常強迫我先進辦公室打卡，比如莉卡在電話裡說我們將提早一個小時變老，還有最後掛斷前的「新時」。我突然理解，我不是真的睡過頭，而是時間開了我一個玩笑。最糟糕的是，我竟然把一切都忘了。

汗水沿著我的背脊流了下來。我抖了一下。莉卡看著我，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。我不想示弱。我不想讓人以為我是個粗心大意、對時事不敏銳的編輯。我清了清喉嚨說：「我沒有忘，我當然記得今天開始進入新時。昨天晚上十一點一到，就變成十月一日凌晨十二點了。」

莉卡聳聳肩，似乎是問那我為何遲到。我吞了一口口水。我可以說總編要求我先進公司，後來被雜事拖住無法脫身；我可以說排版美編打電話來跟我對幾個字跡難以辨識的紅字；我可以說財務部的大姊臨時要我交損平報告表。公司事務是很好使用的擋箭牌，我有太多聽起來再合理不過的藉口可以說。可是，我一開口，說出的卻是連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謊言。

「昨晚我女朋友肚子痛得哭不停，」我顫抖著嘴唇說，「我帶她去掛急診，醫生說是盲腸炎。」

莉卡的表情改變了。她看著我，等著我繼續說下去。

「因為是急性的，得緊急開刀切除。我去夜間櫃檯辦掛號住院時，正好因為進入新時，醫院的電子系統有些混亂，和健保局的連線出了問題。我等了很久，後來他們說要先人工紀錄，白天再請工程師解決。」

我停頓了一下。莉卡沒有要打斷我的意思，於是我硬著頭皮接著說。

「手術結束回到病房後，她開始發高燒，又一直嘔吐，把胃裡的食物全吐了出來，甚至還嘔出濃稠的綠色膽汁。我整個晚上幾乎沒有休息，不是幫她換冰枕，就是清理穢物、擦拭沾染到的上衣。不知過多久，她的燒終於退去，不過意識還是沒完全恢復。等她終於穩定下來，另一個沒看過的護士叫我回櫃檯補辦掛號手續，我才驚覺已經是這種時候了。」

我不知道我是怎麼編出這些話的。都是謊話。有些是小時候妹妹割盲腸的經驗，大部分則是我一時情急亂編。尤其是女朋友。我不知道多久沒說這個詞了，幾乎都快忘記有人依偎在你身邊，讓你的心有時沉重如鉛、有時又輕盈得彷彿能飛翔的感覺。我從來不是好的說謊者，反應比別人慢，容易心虛，然後不知不覺越講越多。講到最後，我的聲音都在顫抖。

「遲到就是遲到。這些都是藉口，我知道。讓你獨自一人在這裡等這麼久，我真的非常抱歉。」

我再次低頭鞠躬。莉卡看著我，她的眼裡同時流露出同情、遲疑、反省、一點點不信任，還有我無法理解的失落。這樣的凝視讓我十分緊張。我低下視線，以為謊言要被拆穿了。

莉卡別開眼神，比了比我身旁的椅子，示意我坐下。「我不知道，」她目光迷離地穿越我，看著我背後不知哪裡的遠方，然後拿起尖端沾著巧克力醬的蛋糕叉，攪動已經見底、只剩一圈咖啡漬的杯子，輕聲說：「你有女朋友啊。」

3

等我進公司，已經是下午兩點了。我刷過員工證，機器螢幕仍顯示為一點。看來資訊部還沒有更新門禁系統，說不定也沒人發現。有些同事出去吃午餐了，辦公室顯得有點冷清。我放下背包，打開信箱收信。大部分都是開會通知、書卡資料上傳提醒之類的工作訊息。最近一封是莉卡寄來的，就在我們自牧木屋分別後沒幾分鐘。我點開信件，上面只簡單寫了三句話。

「或許現在太晚了，但我的電話是 0933260530。祝你一切都好。」

莉卡濕潤而複雜的眼神在我腦海裡浮現。我不確定她是否相信我說的那些話。那之後，有好幾次她看起來心不在焉，或是看著我欲言又止。我想她可能累了。在咖啡店白白等了將近一小時，我編的理由又讓她不能理直氣壯對我發脾氣。我心裡湧起一股愧疚，按下回覆鍵想打些什麼，腦子卻一片空白。

獅子端著剛泡好的咖啡經過，敲了敲我的隔板。「碰面談得怎樣？」

我回過神，關掉信件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從何說起。我不敢告訴獅子遲到的事。

「莉卡有個十二到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構想。」我說。

「關於什麼？」

「跟時差有點關係，是這次新時得來的靈感。」

「時間旅人或平行時空之類的嗎？這類主題不新，也來不及搭上這次改時區的話題……」獅子喃喃自語，「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交稿？」

「還沒討論到這麼詳細。」我想起莉卡疲憊的眼神，還有她後來漸漸變得有氣無力的模樣，「她說回去再醞釀一下，也做點功課。莉卡不是寫得快的那一型。」

獅子摸了摸下嘴唇，這是她在盤算什麼時的手勢。「你先列入明年的出版計畫，月底跟通路做年度會報時稍微提一下，盡量講得吸引人一點。」獅子面無表情，雙眼凝視著空中的某一點，看起來就像一頭仍期待太陽再次升起的老獸。「寫多少就請她寄過來看看，隔一陣子就問有沒有新進度。積極一點，你明年的出書量還不夠多。」

我低聲說好。獅子離開後，我的心情又更往下沉。當我正要點開年度出版計畫檔案，把她的命令加上時，手機突然跳出米猴傳來的訊息。

「獅子咬你？」

我轉頭向右後方，米猴不知什麼時候回到座位。「沒，問我跟莉卡碰面的事。」

他傳了一張眼冒愛心、有點三八的圖。「色胚！竟然跟我家莉卡單獨在外面約會。」

對米猴來說，工作對象只有兩種：難搞的，和不難搞的，絕大多數都是前面那一種。剩下極少數不難搞的，如果剛好是體貼又有點好感的年輕女孩，則會立刻晉升為金字塔最尖端等級——「我家」。自從去年莉卡出書前帶了一盒焦糖烤布蕾來出版社打招呼，米猴就馬上把她列為鑽石級家族成員。目前米猴家只有兩個人：莉卡，還有另一個從美術大學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、隨傳隨接案的美編。

「但我搞砸了。」

我傳出的訊息馬上就顯示為已讀。但隔了幾分鐘，米猴一直沒有回覆。我關掉對話框，正想繼續工作，忽然有一隻手搭上我的肩膀。我抬起頭，米猴沒有說話，走到前面對我比了比茶水間。我跟著米猴身後走入。茶水間裡沒有其他人。米猴隨手拿起一隻塑膠攪拌棒，放進嘴裡咬了起來。

「搞砸是怎麼回事，你對人家性騷擾？」

我搖搖頭，想了一想，不知道該怎麼坦白才好。

「時間開了我一個玩笑。」我虛弱地說。

「你講話能不能丟直球啊？」米猴白了我一眼。

我不知道該從何講起。是講忘了今天進入新時，還是我說謊騙莉卡遲到理由？不管哪一個，都不是能簡單說出口告訴別人的事。我問米猴：「你記得今天開始時間快一小時嗎？」

「轉移話題。」米猴側身靠著發出低頻噪音的冰箱，「我記得啊，就新時嘛，鬧得那麼兇，臉書上不是一堆人抱怨？我有朋友剛好今天出國，中午還上傳了機場大混亂的照片。」他拿出口中的攪拌棒，尖端已經被咬彎了。「這跟你說的時間開了玩笑有關？」

我對他苦笑，「差不多。」

「遲到就說遲到，叫你投直球還給我拐彎抹角。」米猴作勢要打我一拳。「對了，你有收到我的信吧？昨天去報品，通路說你的《夜裡的敵人》是十一月選書，

千萬不能延後出版，絕對。」

我頓時起了一陣耳鳴。我還沒從落後一小時的時間感恢復，更大的時間軸又爭先恐後穿插進來。這種感覺好像駕著一艘船底破了洞的獨木舟，在一條水流複雜的河裡翻覆，被強勁又混亂的暗流給撞來撞去。我哎了一聲，「那本書有六百多頁。」

「好啦，拜託了。這小禮物給你打打氣，忘了之前誰從日本帶回來的極品奶茶。」米猴從口袋掏出一包皺巴巴的茶包，「早上在抽屜發現的。」

他用手肘撞了我一下，說「下次不准再欺負我家莉卡」就走出去。我低頭看一眼茶包，上面的保存期限已經過了，剛好就是昨天。我有點哭笑不得，不知道米猴到底是粗心還是故意。我用熱水泡開茶包，一邊小口啜飲，一邊小心翼翼地走回座位。即使過期了，奶茶的味道依然很甜很濃，沒有哪裡不對勁。時間這東西還真是奇妙。有些時限錯過了無法挽回，有些死線不知不覺跨過了，卻什麼也沒變。

《夜裡的敵人》的書稿彷彿永遠也不會減少。我讀一陣子就得停下來，喝一口逐漸變涼的奶茶，對著剩下的部分嘆氣。老實說這本書並不好讀。故事基本上是講一個落魄的街友，白天做些舉牌、發傳單等考驗體力和意志的低階工作，晚上裹著身子睡在公園裡一尊廢棄的銅像下。他每晚都會做夢，在夢的世界，他是革命軍領袖，帶領白天那群從他眼前經過、看不起他的上班族反抗政府，他們要建立一個平等富足的新世界。他白天挺直腰桿工作，晚上繼續在夢裡奮戰。每天他們都會擊退一點政府軍，離理想的天堂更進一步。但是他漸漸搞不清楚，真正的敵人究竟是那個可惡的政府頭子，還是到了白天就會換上另一張光鮮亮麗的臉、無視他的上班族。以本質而言，故事其實很有意思，但作者實在太喜歡使用生冷字了，對話也盡是空洞的詞藻堆疊。他寫這本書，似乎只是為了炫耀自己擁有一座冷僻的文字倉庫。既沒有對小說傾注愛情，也沒有賦予角色真正的靈魂。

我讀著讀著，意識又開始渙散。不知何時，莉卡的眼神漸漸占滿了我的心靈。我沒辦法形容。我第一次看到那種眼神。有點像剛出生卻被媽媽拋下的小動物，有點絕望，又非常溫柔，帶著與生俱來、堅忍的領悟。或許是因為說謊的罪惡感，莉卡的影子一直盤旋在我心裡。我點開莉卡的信，把她的電話號碼輸入自己的手機中。通訊軟體跳出了她的帳號。我有點緊張，傳訊息告訴她我是阿基。猶豫一陣子後，選了一張溫和的笑臉貼圖送出。

沒多久莉卡就讀了。我的心不知不覺越跳越快。但是過了很久，她都沒有回傳訊息過來。我想她可能還在為早上的事生悶氣。我決定回信再道歉一次。我寫了很久很久。不管怎麼寫，我發現我都沒辦法真正地道歉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可能再說出實情。謊言是一座阻擋在眼前、爬滿荊棘的石牆。除了迂迴地繞著它打轉，

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出路。我苦惱地寫了又刪，刪了又寫。最後，只留下簡短的幾句話。

「今天是我的錯。下次見面，請讓我好好補償吧。期待你的新小說。」

寄出前我反覆推敲，但一寄出我又立刻後悔，擔心姿態是不是太高了。為了分散注意，我低頭繼續校對《夜裡的敵人》。現在主角站在熙來攘往的路口，等綠燈一亮，他要衝上前去發宣傳面紙給迎面而來的上班族。人潮一擁而上。他的手被推開，被閃過，沒有人正面瞧他一眼。我想像那個畫面，不知為何，浮起的卻是莉卡隻身坐在窗邊的模樣。我抬起頭更新信箱，又看了看手機。莉卡沒有回信，通訊軟體也沒有回覆訊息。我有點失落。或許這種心情，就像她一個人在牧木屋，遲遲等不到我。

那之後，我時常會想起莉卡。不光是遲到那天，還有更早以前的事。在她主動投稿到出版社前，我不曾聽過她的名字。她的稿子寄來我們公司這間出版集團時，上面沒有指明要給哪一家出版社，信件在幾個編輯之間輾轉流傳了一陣子，最後才到我手上。當時我很缺書稿，正為了找不到下一本書而苦惱萬分。出版社其實跟房仲一樣，比起書堆在倉庫賣不出去，更害怕沒書可賣。你總得要先有鹽才能製造出海水、製造出浪。我讀了那份沒什麼閱讀痕跡、沾著些許灰塵的稿子，內容是講一座被時間遺忘的小村莊，那裡的人也忘了時間。他們衡量時間的方式，是根據圍繞在村莊旁的一條血色溪流。溪水白天只會映照天空和雲的樣子，到了晚上才會顯現河流底下和森林裡動物靜止的身影。於是村民晚上狩獵，白天則是躲進太陽的陰影，看著水面像鏡子般反射他們仰頭就能看見的風景。村子裡流傳一則古老的傳說，他們本來和外面的人一樣，過著日狩夜息的生活，但有次某個剛成年的男子誤殺了一頭沿著溪水跋涉而過的大象，牠倒在溪裡，鮮血染紅了溪流，牠的身體也漸趨蒼白，最後完全變成了冰雪一般的白色。在斷氣以前，白象用感應將聲音傳遞到村民心裡，告訴他們直到誤殺的男子將骨骸奉獻給大地，一百年之後，牠會再挺著白色的身軀到這個村莊來，收回牠流失的鮮血。在此之前，村民必須付出代價，再也無法捕捉活生生的獵物，只能依靠夜的施捨過活。過了將近一百年，熟知傳說的村民開始傳言白象要回來了。他們日日夜夜屏息凝視著血色溪水，等待那龐然大物再次踩著讓人心折的腳步聲，帶回時間，以及他們想像且盼望許久的舊世界。

看完故事，我隱隱覺得裡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素質。作者似乎抓到了什麼，只是那如星塵般細小的發光物太破碎、太細微了，以至於難以掌握，多數人也無法看見。

「你真的要出這本？」獅子在我拿合約請她簽核時問，「這個人沒有名氣，故事也不過如此，你覺得能賣幾本？」

我沒什麼自信，猶豫了一下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莉卡的書做起來沒什麼大問題，新人第一本通常都有固定的包裝模式，像「超新星」、「備受期待」這類基本的關鍵字，但找新書發表會的對談人卻碰上預料之外的困難。莉卡在文壇沒有人脈，也沒有人願意替沒背景的新人站台。問了幾個以提攜後輩不餘遺力的形象聞名的作家，不是斷然拒絕，就是沒有回音。米猴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在文青圈子有點名氣的年輕書評家，他因為準備結婚，想多賺一點錢才答應。對談當天，我發現書評家手上的書非常乾淨，沒貼標籤，沒寫任何筆記，甚至連書背也沒有翻閱過的細微摺痕。他從容地和在場人員打招呼、遞名片，知道我是編輯，跟我握手時還特別加重力道。

「很多出版社跟我都有合作，每個月新書可以寄給我，我看了覺得不錯會在專欄上推薦的。」

他說得雙眼發亮，我卻只看到一座空空如也的礦坑。

莉卡獨自一人站在角落的柱子後面，臉色十分蒼白，感覺就像她小說裡寫的流光鮮血的白色大象。我走到她身邊，輕輕拍了拍她聳起的肩膀。

「很緊張嗎？」

她看到我，稍稍露出鬆一口氣的模樣，彷彿終於在茫茫大海中看見一根漂流而過的浮木，但隨即又緊繃起來。

「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？」莉卡問。

「當然可以，」我對她微笑，「要喝咖啡嗎？我去幫你買。」

莉卡沒有說話，牽起我的手，把她的手掌放進我的手心。她的手非常冰冷，指尖還微微顫抖，我必須稍微用力握緊才能止住她的顫動，讓她不至於從我兩手之間滑出去。我感覺自己好像捧著冰塊，深怕一不小心她的手就會在我手中融化。我不敢移動，就這樣兩手握住莉卡。我們沒有說話。時間好像在我們緊握的手裡靜止了。麥克風測試聲嗡嗡作響。椅子碰撞發出尖銳的金屬音。幾個參加活動的讀者從我們身邊經過。我漸漸感覺到身體的熱，還有一些好奇的眼神。我正考慮鬆開雙手的時機，這時莉卡閉上眼睛做了個深呼吸。

「謝謝你，」她從我手中輕輕抽出自己的手，「我好一點了。」

我像突然失去什麼似的感到有些慌張，試著讓自己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。

「別緊張。」

她點點頭，又做了一次深呼吸。

書評家從一群顯然是他的粉絲當中走過來，對莉卡自我介紹，然後恭維幾句，領著她走向一旁無人之處討論座談會進行方式。莉卡專心聽著他說話，不時點頭，看起來依舊十分緊張。我走到入口的書籍展售區，米猴也在那裡。

「那個書評家怎麼跟網路上感覺不一樣，油嘴滑舌的。」

米猴一邊調整書本方向一邊嘟囔。我伸手幫忙把後面那落書搬到平台上，看見自己的掌心有點發紅。莉卡雙手的溫度沒有留在我手上。留在我手心的只有熱、

灰塵，和不知何時開始，就停不下來的汗。

5

我在公司唯一能稱得上朋友的，大概只有米猴。他比我大幾歲，差不多跟莉卡同年，性格卻仍像個大男孩，喜歡走輕鬆的路，總是用直覺判斷一個人。他會像小孩一樣先躲在暗處觀察，如果在你身上嗅到了笨拙的氣味，他便毫不掩飾帶著善意主動接近。

我記得第一天到公司報到，對一切都還很陌生，記不住辦公室內每間名字和屬性不同的出版社，連大樓的廁所都不知道有分邊。出版社使用電梯後面、比較陰暗那一間，對面經貿公司則是使用逃生梯旁邊定時會噴芳香劑那一間。我在座位整理自己帶來的馬克杯和記事本，適應陌生電腦內既有的檔案，不小心誤刪了共用資料夾，使得主機發出嗶嗶嗶刺耳的警告聲。其他同事自顧自地低頭工作，米猴第一個走到我身邊，不是問我怎麼了，也不是遞名片做自我介紹，而是對我咧開嘴露出牙齒笑。

「中午一起吃飯，我帶你走一條祕密通道。」

我記得那天是星期五，他心情很好。一路上教我認店家招牌，哪個時間超商最多香噴噴的漂亮女孩，還特別帶我去彎彎曲曲的巷子裡看一間圍牆用木條編織的老屋，庭院裡有一隻慵懶的乳牛貓，正攤開肚子曬太陽。米猴把手伸進木條之間的縫隙，貓咪便軟綿綿地走來，把頭放在他的掌心磨蹭，一邊發出宛如鼻塞一般的呼嚕聲。

「我都叫牠咪嚕。」米猴搓著牠毛茸茸的臉頰。牠鼻子旁邊有一顆芝麻般的黑點。

我蹲下來問：「是女生嗎？」

「頭這麼大，又這麼沒節操，應該是公的吧。」

米猴繼續搓揉咪嚕的下巴，舉起另一隻手伸了伸懶腰。「還是星期五最好了，明後兩天可以不用工作，整個禮拜只有今天上班痛苦感最低。」

他眯起眼睛望著我，表情不像是在試探我對這份工作的真心和熱情，而是單純發牢騷。我對他點點頭笑了一下，也伸手進木條縫隙摸了摸咪嚕。牠舒服地踢了踢手腳。咪嚕的肉球摸起來軟綿綿的，就像軟糖。

我和米猴漸漸成為中午一起吃飯的夥伴。先是一天、兩天，然後變成只要沒外出開會、跑活動，去通路做會報，我們就會一起閒晃，邊吃飯邊鬼扯些沒營養的垃圾話。尤其星期五，我們幾乎有一套固定儀式。首先繞去巷子摸咪嚕，餵牠吃幾片從獅子的植物園裡偷摘來的貓薄荷，然後我們會刻意走遠一點，到一家沒

什麼人知道、生意慘淡的麵店，吃飽後再繞回巷子摸咪嚕，最後才走向公司。米猴都叫那間店「臭臉麵店」。老闆娘是個冷漠的生意人，總是低著頭煮麵，問話也不回答，結帳時她只會指一指牆上的價目表，或是直接從你打開的錢包拿出剛好的零錢。我常常有被冒犯的感覺，但每到星期五中午，我和米猴摸完咪嚕後，還是很有默契地朝臭臉麵店走去。讓我們成為忠實主顧的原因只有一個，就是老闆娘從來不會像其他慌忙的麵店老闆送餐上來時，把油膩的拇指泡在湯裡。

店內總是沒有其他客人，我常懷疑這家店怎麼撐得下去。米猴進去後，直接走向電視正前方的老位子。電視上剛好在播午間新聞，政府官員一字排開，為這次新時調整時區造成的混亂和損失道歉。交通部長低頭看著擬好的稿子，不帶感情地發表請辭聲明。行政院長則是臉色鐵青瞪著攝影機，等部長說完，帶領全體官員再度鞠躬。

「這些當官的真輕鬆，不想幹了就拍拍屁股說要下台負責，」米猴咬著筷子說，「也不用把髒掉的屁股擦乾淨。」

「也不用提早十天提出離職申請。」我跟著附和。

我們的麵送了上來。老闆娘的拇指老老實實地壓在碗的邊緣。米猴拿下嘴裡的筷子問我：「除了跟莉卡碰面遲到，你還有因為新時遇上其他麻煩嗎？」

我想了想，「前一個月買好的車票因為班次改變換不到座位，只能一路站回老家。還有幾次信用卡刷不過，身上又沒剛好的現金。你呢？」

「沒睡飽吧。」米猴吃了一口熱騰騰的麵，加一匙桌上的辣油。「總覺得少睡了一個小時。真奇怪，明明只是更改人為制定的時間，我卻真的有人生被偷走什麼的感覺。」

我點點頭，完全理解米猴說的那種彷彿被一隻隱形的手從背後偷襲的錯愕。那天起床看見手機上飛躍的時間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看門鎖是不是被破壞，窗戶是不是被敲破了。

「就像口袋裡的零錢一樣。明明口袋沒破，硬幣卻硬生生少了一個。你不知道那枚銅板是掉在哪裡，或者被誰給偷了，總之就是憑空消失不見。沒有人會不甘心嗎？至少我沒辦法輕易接受。一個小時就這樣不見了。如果消失的那一個小時沒有發生超乎想像、不合常理的事，不是就太可惜了嗎？世界為什麼這麼平和呢？」

「哪有平和，交通部長都下台了。」我用筷子指著電視裡那個看起來有點倒楣的人。

米猴把一匙辣油加進我的碗裡，「臺灣有哪一天沒官員下台嗎？」

我們一邊吃辣口的麵，一邊對新聞發出偏頗的評論，大部分都是沒什麼意義的空話。米猴放在桌上的手機突然亮了起來。他解開鎖，表情變得有點不一樣。

「獅子嗎？」我問。

他咬住筷子，用兩手打字。「我家莉卡。」

我的心頭震了一下。自從那次傳訊息到現在，莉卡始終沒有回覆，現在她卻出現在米猴那個傷痕累累的深色手機裡，對著他說話。

「你有她的帳號？」

「當然。去年辦活動前，記得她帶布丁來公司那次就跟她要了。」米猴看著螢幕笑出聲，筷子在他口中上下晃動。「幹嘛？你沒有？」

我聳聳肩說當然有。低下頭吃了一口麵，故作輕鬆地問：「你們都聊什麼？」

「隨便打屁，什麼有趣就聊什麼，」米猴又對著螢幕竊笑，繼續鍵入文字，「我才不想要無時無刻都在談工作咧。」

我低頭把剩下的麵吃完，米猴還在邊回訊息邊吃。我百般無聊地看著電視。午間新聞結束了，接著播送的是中文配音的韓劇。我從來沒看過，不過很快就掌握了劇情，大概是職場戀愛一類的故事。裡面有個短髮的女孩子長得和另一個綁辮子的女孩簡直一模一樣，她們都愛上了單眼皮的男主角。男主角不知道是雙重人格還是跟我一樣有分辨障礙，他一下親吻短髮的女孩子，一下又在銀杏樹大道摟著辮子女孩的腰。我懷疑演員自己一定也搞不清楚誰是誰。他看著她們、吻著她們，臉上完全沒有罪惡。

結帳前我準備好和往常一樣的金額，跟在米猴身後付錢。老闆娘卻拉開我的錢包拉鍊，從裡頭多拿出一枚十元硬幣。我愣了一下。米猴看了看價目板說：「你點的餛飩麵漲價了。」

我看了一眼攤子前改過數字的價目表，沒說什麼，點點頭，把錢包收回口袋。回公司的路上我沒怎麼說話，心中卻對老闆娘的舉動和米猴自以為是的口氣，感到比以往更強烈的冒犯。

我一直想著要再寫信給莉卡。我想了很多理由，也遇到過不少讓我衝動的時機。比如之前看到一則與時差有關的國際新聞，一架飛機因故延誤起飛，卻因為時區和換日線降落在比起飛時間更早的「過去」；比如假期問候；比如我們公司刷卡系統的時間到現在都沒有改過來，每次刷過我都有好像倒退往下踩了一級階梯的奇異感……。我不是要逼問莉卡寫作進度，只是單純想跟她說話。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寄出過任何一封信。每次一打開新信件，我就會想起她在通訊軟體讓人喘不過氣的沉默。

公司刷卡系統時間沒改正這件事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沒人發現。有一次我在男廁遇到資訊部的同事胖狐，我站在他旁邊的小便斗，向他提起刷卡機落後的時間差。他是個有點吊兒郎當的人。聽完我的話，他抖一抖身子說：「有什麼問題請填寫疑難排解申請單，就放在櫃台旁邊的黑色架子上。」然後手也沒洗，微笑著走出廁所。隔一天我刷卡上班，出勤系統依舊是以前落後的時間。

米猴曾告訴我，資訊部會監控公司所有人的電腦，叫我聊天和寫信要小心，不要指名道姓罵人，或是出現敏感的主題，他們會設關鍵字糾察隊，一旦出現列表上的字眼，像是社長的名字、銷售額，你的主機就會立刻被鎖定，資料全部傳送給主管知道。

「你看過歐威爾的《1984》吧？沒事不要問胖狐問題，更不要沒頭沒腦去寫什麼申請單，除非你電腦爆炸，否則成為他們的眼中釘只會更麻煩。」

我問米猴，現在又不是白色恐怖時代，監控電腦不是侵犯人權嗎？他用可憐的眼神看著我說：「誰說勞動者是人？」

雖然我早已習慣在刷卡系統顯示的時間自動加上一小時，但去櫃台寄放快遞或包裹時，還是會看一眼黑色架子上的申請單。那疊申請單看起來永遠都那麼厚，靠牆的陰暗面還結了幾縷灰色蜘蛛網，似乎從來沒有人碰過。我趁沒人注意抽了一張。走回座位時，剛好遇到獅子拿著一把黃金葛枝葉往外走。每當出版社整體業績不好，她就會修剪她的植物園。不知何時開始，那裡的綠意變得越來越稀疏。

「你有訪客，」獅子說，一片發黃的葉子從她手中掉了下來，「米猴下樓去幫你接人了。」

「好。」我匆忙把申請單塞進口袋，想不起跟誰有約。我心中浮現幾個名字，但想不出他們來訪的理由。我希望是前陣子去冰島旅遊的插畫家，但最有可能的應該是那個完稿檔案老是東漏西漏的封面設計者。我很久沒有發案給他了，說不定是來找我抱怨。

我攤開記事本，今日行程是空白。再往前後一天，也確實沒有約誰碰面。這時有人敲了我的頭。我抬頭一看，米猴對著我嬉皮笑臉。站在他旁邊的，是莉卡。

我看著莉卡，驚訝得說不出話。我想像過無數次和莉卡碰面的情景，咖啡店，輕食餐廳，書屋，也準備了一些像電影和自助旅行之類她可能有興趣的話題。但她真的出現在我面前，我的舌頭卻好像突然被剪斷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米猴見我愣著沒說話，又打了我一拳。「你癡呆喔？莉卡來了啦。」

我吞下一口口水，聲音乾燥地對莉卡說：「你怎麼會來？」

「剛好有事經過附近，就上來拜訪了。還好米猴在，幫我開通電梯門禁。」她說完對著米猴微笑。

「我才在想要寫信給你。」

她點點頭，似乎等著我說原因。我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才不像心懷不軌又不至於客套。在我開口前有一段短暫的沉默，米猴適時地問莉卡：「你想喝茶還是咖啡？」

莉卡回答咖啡。等米猴離開，我小聲問她：「你不是不喜歡辦公室？」

莉卡尷尬地笑了一下，「還好啦。你在忙嗎？上次在牧木屋提到的長篇小說，我有簡單的寫作方向了。如果你有時間，我們可以稍微談一下。」

我打分機問總務，角落的小會議室還空著，只不過有支燈管壞了還沒換。我領著莉卡進去，再跑回座位拿抽屜裡同事從法國帶回來的餅乾盒。我不怎麼喜歡甜食，但那是我吃過最迷惑人心的餅乾了。咀嚼時有宛如熱奶油在舌尖融化、非常舒服的香氣，吞下去後那股暖意會一點一點滲入靈魂，就像有一雙溫暖的大手托住你下墜的意志一樣。我本來想留著被獅子刁難業績時用來安撫自己，不過我沒怎麼猶豫，就帶著整個鐵盒走向會議室。

「什麼都沒準備，」我把餅乾盒放在莉卡前方，有點抱歉地說，「明明之前說要補償你的。」

「我打擾到你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拉開莉卡對面的椅子坐下，「剛好是兩本書之間的空檔。」

米猴端兩杯咖啡進來，說幾句玩笑話之後就出去了。莉卡拿出她的手記，黑色封面已經有點破損，內頁也不自然地膨起，看起來好像淋過一場大雨。或許是

我的目光引起她的注意，莉卡翻了翻僵硬的紙張說：「昨天我家的貓托米打翻桌上的水杯，就變這樣了。我的寫作靈感都記在這本手記，好多筆跡都糊掉。但牠好可愛，我實在沒辦法對牠生氣。」

我想起咪嚕眯著眼微笑，總是很舒服的樣子，能夠理解莉卡那種憐愛的心情。「字跡真的都不見了呢。」我低頭看，筆記本上彷彿一團團沒有主題的吹畫。

「嗯，」莉卡皺著眉頭，「得想個不會被破壞又方便的筆記方式了。」

她講了大概的故事構想。一個垂死的老人，和陰錯陽差搭上錯班車的少年，在老人死後，獨自去追尋過往那段快了一個小時、早已逝去的愛情。莉卡講得有點零碎，頭上的燈管又一閃一滅的，我沒有聽得很仔細，腦中只浮現霧一般朦朦朧朧的風景。但莉卡說的時候眼神閃閃發亮，我幾乎看得到她的靈魂就在她想像的那個世界呼吸、飛舞。我想她是真心喜歡她的點子。唯有作者也對即將書寫的故事懷抱愛情，作品才能像身子濕答答的雛鳥拍動翅膀，準備飛翔。

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寫出來應該不錯。」

聽到我這麼說，莉卡露出有點害羞、但確實被鼓舞的神情。她抿著嘴唇低下頭，在硬邦邦的筆記本寫下「ok」兩個字。桌上的餅乾沒有人動。我把它們推到莉卡面前。

「要不要吃點餅乾？聽說是法國歷史悠久的點心品牌。」

莉卡伸手擋下，「沒關係，已經下午了，吃甜的會胖。」

我想起遲到前一天她曾在電話裡說過。我竟然又忘了。

我們有一搭沒一搭說些不重要的事，講沒幾句話題就到了盡頭，然後尷尬地別開眼神微笑。空氣裡有種舒展不開的凝重，像是陰天。

「還要喝咖啡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，」莉卡看了看手機，「我該走了，托米在等我回去。」

她收拾筆記本和桌上的雜物，我把餅乾裝回鐵盒，關掉冷氣，將她用過的杯子拉到一旁，等著送走她之後拿去茶水間清洗。莉卡關上包包拉鍊時突然問：「你女朋友還好嗎？」

我愣在原地，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嚇了一跳。莉卡抬起頭輕輕掃視我一眼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的喉嚨彷彿被誰掐住，氣管裡布滿沙子。有一團火正沿著

胃燒上我的太陽穴。我像是要嘔吐般張開嘴巴。

「……分手了。」

我幾乎認不得我的聲音。它們跟沙漠一樣乾燥。

這次換莉卡停下動作。她驚訝地看著我，「為什麼？她不是之前才開完刀，你還陪在她身邊照顧嗎？」

我沒有說話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一個男人會在什麼時機跟女朋友分手，感情結束又有什麼原因，我完全不知道。第一次的謊言是蓋在沙灘上脆弱的城堡。第二次說謊，無疑是在已然被浪推倒的沙堡上妄想再做雕飾。

「你提的嗎？」

莉卡小心翼翼地問。我臉上苦澀的笑容似乎讓她誤會了。我越想著要開口，就越找不到語言，表情也越來越扭曲。但是莉卡沒有放過我。她的眼裡沒有同情，只有好奇浮了起來。

「她是什麼樣的人？」

我被逼急了，腦中突然閃過大學一年級某次在田徑場慢跑，看到一個學姊在學生活動中心前練琴的形象。我一直對那個學姊印象深刻。她總是一個人低著頭，背對所有人的視線。

「戴眼鏡，夏天會綁馬尾。她的祖先有荷蘭人血統，在太陽底下，她的頭髮看起來是紅色的。」

「聽起來好美。」莉卡停了下來。她看著我，視線卻穿過我，落在我身後的牆壁。燈管閃爍發出細微的爆炸聲。光影在我們臉上一明一滅。我以為困境終於結束了，莉卡又把眼神轉回我臉上。

「你還喜歡她嗎？」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氣。我的腦袋一片空白，某股不知名的力量卻推著我的舌頭。

「人生必須向前看。」

我盡力裝出滿不在意的模樣，想甩開緊緊跟隨身後那兩次如鬼魂般糾纏不清的謊言。我不知道我看起來是不是傷痕累累、狼狽不堪。因為莉卡眼睛裡的情緒又變了。變得潮濕、溫柔，像晚間輕輕捲上沙灘的浪。她從鐵盒裡抽出一包餅乾，

撕開包裝袋，吃起鵝黃色的小薄餅。會議室頓時充滿奶油甜甜的香氣。

「真好吃，」莉卡睜大雙眼，驚嘆地說，「你說是法國帶回來的餅乾？」

我看著莉卡一口一口吃掉餅乾，有點反應不過來。「你不是不能太晚吃甜食？」

她沒有回答，一邊皺起鼻子，一邊把袋子底部剩下的餅乾渣倒進嘴裡。有一塊較大的碎屑滾了出來，掉到地上。

「三秒內撿起來就可以吃。」

莉卡拾起碎屑塞進嘴巴，抵著嘴笑，彷彿瞞著父母做了壞事的調皮孩子。燈光閃閃爍爍。我似乎看到幾顆餅乾屑還黏在她的唇邊，像沙粒，也像細碎的星塵。

「我想再吃一片。」

莉卡伸手指了指鐵盒，用眼神詢問我的同意。她的眼睛充滿水分，好像在發光。我挑出貝殼形狀的餅乾遞給她，然後將蓋子好好地蓋上。

「喜歡的話，」我像捧著一隻柔軟、擁有濕熱呼吸的兔子，把鐵盒交到莉卡面前，「全部都給你。」

7

老實說，我並不是一個好的編輯。我沒辦法一心多用，一次只能做一件事。比如打電動時無法分心去顧電磁爐上正在煮的泡麵，等我放下遊戲，麵已經都爛了。週末我媽打電話來，我也不能一邊跟她說我沒感冒、有好好吃飯，一邊摺晾乾的衣服。最糟糕的是，如果在做某一本書，我就沒辦法聽進另一個故事。不像同事豹子馬，她每個月都能同時做四、五本書不出錯，還有辦法簽下新的版權合約，甚至和通路談不流血的折扣。豹子馬是社長跳過獅子、直接從對手出版集團挖角過來的主編。她最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是「所以呢」和「講重點」，彷彿所有人都在浪費她的時間。我不太會和她相處，米猴也是。豹子馬這個不怎麼好聽的名字就是米猴取的。

「你不覺得她看起來就一副豹子馬的模樣嗎？個性兇悍，做起書來根本是在爆衝。」

米猴咬著吸管說。他的工作絕大部分是豹子馬那邊的書籍宣傳，每個月幾乎都因為分身乏術不得不放掉幾本，而被豹子馬斥責。一直要到很久以後我才發現，米猴咬東西的習慣就是從豹子馬進公司開始的。

「可是一個月要做那麼多書，不急躁也難吧。」我說。

「行銷就沒有壓力嗎？」米猴抽出口中咬爛的吸管，「你們編輯就只會幫編輯說話。」

我有點受傷。我不是要站在誰那邊，說一個人對，另一個人錯。我沒有評判的資格。但米猴聽不進去。他丟掉吸管，改咬飲料杯口凸起的邊緣。咬得封膜都破掉了，杯口也全是一格一格的齒痕。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撫他，只能從口袋掏出不知何時用過的衛生紙團，讓他擦拭不小心潑到虎口的奶茶。一走進辦公室，豹子馬就從自己的座位叫住米猴。

「《星期二男人》你敲定活動場地沒？」她氣也沒換地接著問，「還有《地底神卡瓦斯》和《鐵的記憶》的文宣發出去了嗎？《天堂從不下雨》的推薦人呢？」

我感覺到米猴深呼吸之後才開口：「之前屬意的文藝茶座沒有檔期，我打算詢問地下沙龍，然後那兩本書文宣的美編……」

「不用跟我解釋，」米猴話還沒說完，豹子馬便揮手打斷，「期限內全部做好，我沒時間聽你一件一件回報。」

米猴轉身對我翻了個白眼，拖著腳步回到座位。他拉開椅子時，還故意撞一下後方的書櫃。我坐下來打開電腦螢幕，發現手機閃了一下。我以為是米猴忍不

住要吐苦水，抱怨豹子馬的蠻橫和頤指氣使。低下頭一看，是莉卡。

「時間留下的空隙。」她如此寫道，附上一張磚牆已經破損的老舊房屋，但仍看得出氣派的照片。看來她為了第二本小說去現場取材了。

自從莉卡上次突然來辦公室、吃了小餅乾之後，她開始會主動傳訊息給我。有時是她遇到的趣事，有時則是極短的小小說，或者一段富有哲理、我猜可能是她想像中的作品的對話。我不知道甜食原來有這麼大的魅力，可以改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看法。米猴常說女孩子的靈魂是糖做的。我想女孩子的心也是。我時常一邊看稿，一邊閱讀莉卡傳來的故事。她的小小說大部分只是捕捉某種氛圍，像煙，很容易看過就忘，極少時候才會有閃電般讓人無法移開目光的光芒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則關於「有神性的剪刀」的夢境，只有九十個字不到。莉卡寫：

那把剪刀就是一尊創世之神，能賦予刀下的紙張生命和魂靈。我剪出老虎，剪出栩栩如真的孔雀，牠們便開始呼吸、走動。當我想要剪出叢林、雨水、河流，牠們反而一口吞掉剪刀，讓世界退回枯寂。

「寫得很有意思，會發展成小說？」我問。

莉卡傳了一張害羞的笑臉，「靈光一閃而已。」然後隔一陣子又傳來：「靈感寫在這裡好像不錯，托米打翻水杯也不會暈開。」

我又斷斷續續和莉卡傳了幾則訊息，回了美編幾封信。過沒多久，業務部同事從會議室叫我們進去做新書會報。我印出準備資料，米猴還手忙腳亂地抄寫每本書的行銷重點。豹子馬抱著一大疊書稿從我面前走過，就像厚實的磚頭。等同事都坐定位置，獅子要我們依順時針順序輪流報告預計出版的新書。我剛好是最後一個。我環視沿著會議桌坐成半圈的同事，發現除了報告者之外，其他人都低著頭畫畫、看手機，沒有人聽。尤其是豹子馬。她甚至自顧自地做起校對，神情專注地在書稿上寫下血淋淋的紅字。

輪到我時，同事紛紛打起哈欠。我沒什麼說故事的魅力，永遠只會平鋪直敘。我正在做的是一本「沒有夢想」的寓言式小說。在那個距離我們僅有一個轉身的世界，父母並不允許孩子擁有夢想，那會讓他們未來吃盡苦頭。主角從小就被教育人生是為了工作，穩穩當當賺錢，過上舒適無虞的生活，退休後再拿著大把鈔票去學習如何做夢。他聽從父母的命令，一直這麼相信著，也將如此教育妻子肚子裡的新生命。但有一次他因為工作到某個展場，為了留下空間紀錄，偶然接觸到了照相機。按下快門時，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快。那種心跳的感覺很接近愛情，讓他想起第一次親吻妻子喘不過氣的激動，但是更劇烈、更有生命力，彷彿黑暗的地下室突然有了光。他知道在剛剛快門轉動的四分之一秒，世界不一樣了。他開始舉起相機對著妻子、對著他們共度的美好時刻，想留下她最美的身影和他們

之間的愛。但妻子心裡十分恐懼，她害怕主角有了夢想，會遺忘生活平凡卻深刻的真義，他們一家將會走向不幸，連帶讓即將出生的孩子無法立足，不能擁有與他人相同的人生，於是決定從高樓一躍而下，以死亡來喚醒主角。主角抱著支離破碎的妻子，心也跟著碎了，但仍強忍悲傷拍下這痛苦的一幕，之後用盡全力砸碎鏡頭。拍攝過的影像如鬼魂般流了出來，吞噬掉主角已然死去的靈魂——

「我記得故事不是這樣，」獅子當著所有人的面打斷我的話，質问我：「主角最後不是掙脫世俗眼光和限制，堅持住夢想，成為攝影家嗎？」

我翻到書稿最後一頁，突然兩頰發燙。獅子說的是對的，我對故事的記憶不知何時交叉了。莉卡關於剪刀的靈光潛入我的意識，取代這本小說最後的走向。我低下頭說：「我把它跟其他故事搞混了。」

會議室頓時陷入靜默。業務經理不耐煩地嘆了一口氣。誰的手機發出輕微的震動。我幾乎聽得見窗外紛擾的車聲、喇叭聲，還有淺淺的風聲。

「我倒覺得阿基說的結局比較有趣。」

有人打破了沉默。我沿著聲音方向看過去，說話的是豹子馬。

「原本的結局聽起來太俗了，跟以前課本那種八股文沒什麼兩樣。你要不要問作者願不願意修改？」

所有人一齊把目光轉回到我身上，除了獅子。她托著腮，用手遮住臉的大半部，看起來有點受傷，好像在忍耐什麼。

「好。」我的額頭隱隱冒汗，看了看獅子，又看看豹子馬。「我會再跟作者討論。」

會報結束後，走出會議室，我追上豹子馬，想為剛才她替我說話的事道謝。獅子和業務部同事已經因為我講錯內容不高興了，如果不是她幫忙解圍，場面只會更難堪。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」豹子馬一臉莫名地看著我，「我只是說故事的走向那樣比較好，不是要跟誰當朋友。」

豹子馬轉身離開，留下我一個人愣在原地。米猴走上來搭著我的肩膀，說他也認為我的結局比原本的好。

「人生就是這麼荒謬，總是在意想不到的時候打你一巴掌。」

米猴說得有點幸災樂禍，我不知道他是在嘲笑我向豹子馬示好自討苦吃，還是順著這個東拼西湊的故事得到的結論。可能前者多一點。

「你知道後半段的故事嗎？原本是剪紙。」

「剪紙？第一次聽到，」米猴伸了伸懶腰，「不是你瞎掰的嗎？」

原來莉卡沒有告訴過米猴同樣的故事。我心中不知怎麼閃過一絲欣喜的火光，但很快就消逝。「阿基。」有人從身後叫了我一聲。我回頭看，是獅子。

「有空嗎？麻煩你去超商幫我買一瓶牛奶，我晚點要跟社長開會，煮咖啡想打些奶泡。」

我低聲說好，直覺她是為了剛才會報的事才來找我說話。米猴彷彿也嗅到了不尋常的氣息，快步從我身邊離開。獅子拿出一張百元鈔。我戰戰兢兢接過，但她沒有鬆手。

「我還是覺得故事結局不應該更動，」獅子兩眼直視著我，「作者是作品的擁有者，更何況又是得過不少書獎的資深老師，你只是個工作沒幾年的年輕編輯，不能不尊重對方。」

我吞了一口口水，緩緩點頭。獅子放開鈔票，對我滿意地微笑。

我把會報資料放回桌上，就下樓去買牛奶。進超商前，獅子特別傳訊息提醒我要全脂的。架上只剩最後一瓶。我結完帳，又在雜誌架前翻看了一會，才慢慢走回公司。太陽曬得我全身發暖，但徒手拿著冰牛奶還是有點寒意。

回到公司大樓，剛好有個女人也在等電梯。她的側臉看起來有點熟悉，不過我不記得曾在這裡看過她。同一棟樓的上班族我多多少少有些印象。她的馬尾綁得很低，幾乎只是用橡皮筋簡單束著，頭髮染了淡淡的、類似臺灣欒樹秋天的顏色。我跟著她走進電梯。她按下九樓。那一層是廣告公司和一間小型貿易商社。從她的穿著和氣質，我猜她可能是廣告公司的人。她身上散發著一種靈感被掏空的疲累。我接著按八樓，然後向後退到另一側。電梯裡只有我跟她兩個人。上升時，我感覺到她一直盯著我看，看得我渾身不自在。我匆匆瞥了她一眼，給她一個短促的微笑。

「你過得好嗎？」

她的聲音黏黏的，好像用鼻子說話，我只聽得出幾個音比較清楚的字。我以為她是問我「你好嗎」。有些人生性熱情，渴望對陌生人示好。或許她才剛到這裡上班沒幾天，誤以為我是她同一間公司的同事。

「還可以，謝謝你。」為了表示禮貌，我也回問她：「你好嗎？」

她向我走近一步，仰起頭，眼鏡鏡片放大了她濕潤的雙眼。她的淚水滿溢，無聲地掉了下來。

「我很想你。」

她咬著顫抖的嘴唇，把頭輕輕靠向我的肩膀。我動也不敢動。手上的牛奶緊貼著褲管。因為冰冷，身體不由自主抖了一下。螢幕樓層一格一格慢慢往上跳。我第一次覺得，到八樓的電梯竟然這麼漫長。

「我們能不能重新開始？」

她含著鼻音問，眼淚又掉了下來。她看著我，像個被全世界遺棄、心碎不已的小女孩。我張開嘴巴，卻怎麼也說不出話。機器播音響起「八樓到了」。電梯門終於打開。牛奶在我褲管上留下顏色越來越深的印漬。我的手指也凍僵了。我看著她，想著她，把她的臉疊上我所能回憶起的所有的臉，聞著她身上散發碘酒淡淡溫暖的氣味。可是我無論如何，都想不起她到底是誰。